

张锡纯

用药新解

主编 / 刘建

张锡纯主张药精量大，推崇生用，讲究炮制，注重煎服；为了体验药物的性能，即使是甘遂、细辛、麻黄、等峻烈之品，巴豆、硫黄等有毒之药，也是亲尝屢试，先验于己，后施与人；因此，张氏对于药物的见解与应用，不乏真知灼见，发古人之未发。正如锡纯所言：『此书中药，于常用之品亦多未备，非略也。盖凡所載者，皆自抒心得，于尋常讲解之外，另有發明，其不能另有發明者，虽常用之药亦不載。』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锡纯用药新解

ZHANGXICHUN YONGYAO XINJIE

主 编 刘 建

副主编 刘忠义 李耀辉 李润杰

郭翠芳 张红艳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锡纯用药新解/刘建主编.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091-4000-0

I. ①张… II. ①刘… III. ①中药学 IV. ①R2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4587号

策划编辑:王宁 文字编辑:李香玉 责任审读:吴铁双

出版人:石虹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100036信箱188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90;(010)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51927300-8008

网址:www.pmmp.com.cn

印、装:北京国马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375 字数:158千字

版、印次: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18.6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张锡纯药物讲义中的 88 味中药附以现代药理研究、临床新用等内容的解读,便于学者古今结合,临床运用。为进一步研究张氏学术思想,探讨其用药奥旨,便于读者阅读,全书仍按张氏原著中用药顺序编排,适合中医、中西医结合人员,以及自学中医者、西学中人员、中药研发人员学习参考。

序

近若干年,中医药的发展与工作要点,强调的是继承与创新。党和政府向我们明确指出应该“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近代国医宗师张锡纯则是早期中西医结合派的代表人物。须予侧重表述的是,张锡纯具有深广而丰富的中医学术经验,特别是方药运用中的继承与创新。

元代名医危亦林在他撰著的《世医得效方》中提示读者,作为一名医生从事临床的“疗病之本”时,他根据前贤的名言,加以生动地阐释,书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而后工……”也就是说,精于诊疗的辨治、立法疏方、对证用药,以及对药物配伍、组合和斟酌用量,是精于医、熟练掌握“用药如用兵”的必备条件。在当前中药品类繁多的现状下,我们需要学习、研究张锡纯善于选择良效之品,精于药性辨析与治效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张氏在传承先贤用药经验的基础上,每能独抒己见而颇多发明,对世后临证殊多启迪。

刘建副主任医师,英年好学,多年来从事张锡纯临床方药的习读、研究,此书突出地将张氏用药,结合现代药理研究和临床新用等,作较为全面地撰论,这就增强了读者对张锡纯用药的参阅、借鉴价值。忆及南宋医家施发在《察病指南·自序》中说:“医自为学,自‘神、圣、工、巧’之外,无余说。”张锡纯作为影响卓著的医学大家,其方治、药用的神、圣、工、巧,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与研讨。刘建医师此编体现了他对张锡纯诊疗方药精粹内涵的传承与弘扬,也反映了“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是为序。

中国中医科学院

余赢鳌

2010年4月

前 言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自序中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崇高的医德思想正是张锡纯成功立业的力量源泉，也是他一生笃志力行的目标。1902年秋，河北省盐山、黄骅一带霍乱流行，刘仁村一位刘氏妇人，年近四旬，染病暴脱，已殒服在身，病人家属辞以不必入视。当时张锡纯正在该村出诊，得知此事后，找到病人家属说：“一息尚存，当可挽回”。随即为病人疏方，竟用大剂山茱萸、党参、山药治愈，病人家属感激涕零，喜出望外。张锡纯从此知山茱萸救脱胜于人参，遂有论文刊行于世，声望更隆。

张氏制方，本于经典，源于实践，方求精简，量大效宏；而于药性，药效的研究，躬身实践，亲尝屡试，多有发挥，然后撰成论义，刊于全国各地医学刊物。当时《奉天医学杂志》《上海医学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新加坡医学杂志》等医学志报，均先后聘张锡纯先生为特邀撰稿人，并以刊登先生撰著为荣。

张氏是捍卫与发扬中医学的杰出人物之一。1927年，余云岫等掀起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诬蔑中医不科学，主张废医存药，狂妄地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成为中医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当时中央国医馆，受余云岫的影响，学术整理会把中医统一于西医之下。张锡纯目睹现状，义愤填膺，他与南方名医冉雪峰、恽铁樵结成南北同盟，奋起反抗。1929年，国民政府当局提出废除中医之际，中医界发起废止运动，全国中药店全面罢工，张锡纯上书南京政府当局，信中

说：“近闻京中会议上峰偏尚西医之说，欲废中医中药，不知中医之实际也。且中医创自农轩，保我民族……是以我国民族之生齿实甲于他国之人也，今若将中医中药一旦废却，此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这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张先生以弘扬中医学为己任，他说：“我们生于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今，使我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其事业抱负，与天同阔。

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张锡纯对西医的认识难免有片面之处，特别是用中医理论来比附西医理论，亦多有牵强之处。然而，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中医药史上的学术地位，也无愧于他“医界一代伟人”的称号。

《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包括医方、药物、医论、医话、医案 5 部分。书中所编所选药物，皆为《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张氏药物讲义中之所载中药。张氏对于药物的研究运用，堪称一代实验派大师。其用药主张药精量大，推崇生用，讲究炮制，注重煎服：为了体验药物的性能，即使是甘遂、细辛、麻黄等峻烈之品，巴豆、硫黄等有毒之药，也是亲尝屡试，先验于己，后施与人。因此，张氏对于药物的见解与应用，不乏真知灼见，发古人之未发。正如张锡纯所言：“此书中药，于常用之品亦多未备，非略也。盖凡所载者，皆自抒心得，于寻常讲解之外，另有发明，其不能另有发明者，虽常用之药亦不载。”

为了进一步系统研究张氏用药特点，在编撰时，则将其他卷次先生所论中药一些内容移至相应条下，如将“论三七有特异之功能”一些内容归并于“三七解”中，将“论萆薢为治失溺要药不可用之治淋”一些内容归并于“萆薢解”中，将“羚羊角辨”一些内容归并于“羚羊角解”中。而对于张氏一些有悖于科学的认识，如龙骨是：

“天地之元气……潜藏地中，则元阳栖止之处，必有元阴以应之，阴阳会合，得地气而成形”等类内容，则予以删减，以期使本书内容更加科学、精炼。同时，在对每味中药的解读后，附以现代药理研究、临床新用等内容，便于学者古今结合，开阔学术知识视野，拓宽临床应用范围。为了保持张氏用药原貌，书中对张氏所用药物剂量亦未作换算，书后附有古今度量衡对照表，以示学人领会用药之法度，掌握证治之准绳。

本书编写过程中，由于编撰者引用的文献资料比较集中，而且许多内容均出于同一文献，为节约篇幅，故在每章后未列文献资料，而在书的最后一并列出所参阅的文献资料。

编撰这样一位医坛巨匠的用药新解，尚属首次，乃尝试之笔，属探索之作，是求知之为、为引玉之举，加之我们经验不足，书中不妥处亦恐难免，希望广大同仁不吝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

刘 建

2009年12月于沧州

目 录

石膏	(1)	麻黄	(83)
人参	(17)	柴胡	(85)
西洋参	(24)	桂枝	(88)
黄芪	(25)	三七	(90)
山茱萸	(33)	滑石	(95)
白术	(38)	牛膝	(96)
代赭石	(40)	远志	(98)
山药	(50)	龙胆草	(99)
地黄	(55)	半夏	(100)
甘草	(58)	瓜蒌	(102)
朱砂	(61)	天花粉	(103)
鸦胆子	(63)	干姜	(104)
龙骨	(64)	生姜	(108)
牡蛎	(66)	附子、乌头、天雄	(110)
石决明	(67)	肉桂	(113)
玄参	(68)	知母	(115)
当归	(69)	天冬	(116)
芍药	(71)	麦冬	(118)
川芎	(75)	黄连	(119)
大黄	(77)	黄芩	(121)
朴硝、硝石	(79)	白茅根	(123)
厚朴	(81)	苇茎、芦根	(125)

鲜小蓟根·····	(126)	常山·····	(154)
麦芽·····	(127)	山楂·····	(155)
茵陈蒿·····	(128)	石榴·····	(156)
莱菔子·····	(130)	龙眼肉·····	(158)
枸杞子·····	(131)	柏子仁·····	(159)
地骨皮·····	(133)	大枣·····	(161)
海螵蛸、茜草·····	(133)	核桃仁·····	(162)
罌粟壳·····	(136)	五味子·····	(164)
竹茹·····	(136)	草薺·····	(166)
沙参·····	(138)	鸡内金·····	(167)
连翘·····	(139)	穿山甲·····	(170)
川楝子·····	(140)	蜈蚣·····	(172)
薄荷·····	(142)	水蛭·····	(175)
茯苓、茯神·····	(144)	全蝎·····	(177)
木通·····	(146)	蝉蜕·····	(179)
蒲黄·····	(147)	羚羊角·····	(180)
三棱、莪术·····	(149)	血余炭·····	(187)
乳香、没药·····	(151)	指甲·····	(188)
参考文献·····	(193)		

石 膏

【张锡纯解】

石膏之质，中含硫氧，是以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外感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神农本经》谓其微寒，则性非大寒可知；且谓其宜于产乳，其性尤纯良可知。医者多误认为大寒而煨用之，则宣散之性变为收敛（点豆腐者必煨用，取其能收敛也），以治外感有实热者，竟将其痰火敛住，凝结不散，用至一两即足伤人，是变金丹为鸩毒也。迨至误用煨石膏僨事，流俗之见，不知其咎在煨不在石膏，转谓石膏煨用之其猛烈犹足伤人，而不煨者更可知矣。于是一倡百和，遂视用石膏为畏途，即有放胆用者，亦不过七八钱而止。夫石膏之质甚重，七八钱不过一大撮耳。以微寒之药，欲用一大撮扑灭寒温燎原之热，又何能有大效。是以愚用生石膏以治外感实热，轻证亦必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或单用，或与他药同用，必煎汤三四茶杯，分四五次徐徐温饮下，热退不必尽剂。如此多煎徐服者，欲以免病家之疑惧，且欲其药力制在上焦、中焦，而寒凉不至下侵致滑泻也。盖石膏生用以治外感实热，断无伤人之理，且放胆用之，亦断无不退热之理。惟热实脉虚者，其人必实热兼有虚热，仿白虎加人参汤之义，以人参佐石膏亦必能退热。特是药房轧细之石膏多系煨者，即方中明开生石膏，亦恒以煨者充之，因煨者为其所素备，且又自觉慎重也。故凡用生石膏者，宜买其整块明亮者，自监视轧细（凡石质之药不轧细，则煎不透）方的。若购自药房中难辨其煨与不煨，迨将药煎成，石膏凝结药壶之底，倾之不出者，必系煨石膏，其药汤即断不可服。

【附案】

长子荫潮，七岁时，感冒风寒，四五日间，身大热，舌苔黄而带黑。孺子苦服药，强与之即呕吐不止。遂单用生石膏两许，煎取清汤，分三次温饮下，病稍愈。又煎生石膏二两，亦徐徐温饮下，病又

见愈。又煎生石膏三两，徐徐饮下如前，病遂痊愈。夫以七岁孺子，约一昼夜间，共用生石膏六两，病愈后饮食有加，毫无寒中之弊，则石膏果大寒乎？抑微寒乎？此系愚初次重用石膏也。故第一次只用一两，且分三次服下，犹未确知石膏之性也。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

同邑友人赵厚庵之夫人，年近六旬得温病，脉数而洪实，舌苔黄而干，闻药气即呕吐。俾单用生石膏细末六两，以做饭小锅（不用药甑，恐有药味复呕吐）煎取清汤一大碗，恐其呕吐，一次只温饮一口，药下咽后，觉烦躁异常，病家疑药不对证。愚曰：“非也，病重药轻故也。”饮至三次，遂不烦躁，阅四点钟尽剂而愈。

同邑友人毛仙阁之三哲嗣印棠，年三十二岁，素有痰饮，得伤寒证，服药调治而愈。后因饮食过度而复，服药又愈。后数日又因饮食过度而复，医治无效。四五日间，延愚诊视，其脉洪长有力，而舌苔淡白，亦不燥渴，食梨一口即觉凉甚，食石榴子一粒，心亦觉凉。愚舍证从脉，为开大剂白虎汤方，因其素有痰饮，加清半夏数钱，其表兄高夷清在座，邑中之宿医也，疑而问曰：“此证心中不渴不热，而畏食寒凉如此，以余视之虽清解药亦不宜用，子何所据而用生石膏数两乎？”答曰：“此脉之洪实，原是阳明实热之证，其不觉渴与热者，因其素有痰饮湿盛故也。其畏食寒凉者，因胃中痰饮与外感之热互相胶漆，致胃腑转从其化与凉为敌也。”仙阁素晓医学，信用愚言，两日夜间服药十余次，共用生石膏斤余，脉始和平，愚遂旋里。隔两日复来相迎，言病人反复甚剧，形状异常，有危在顷刻之虑。因思此证治愈甚的，何至如此反复。即至（相隔三里强），见其痰涎壅盛，连连咳吐不竭，精神恍惚，言语错乱，身体颤动，诊其脉平和无病，惟右关胃气稍弱。愚恍然会悟，急谓其家人曰：“此证万无闪失，前因饮食过度而复，此次又因戒饮食过度而复也。其家人果谓有鉴前失，数日之间，所与饮食甚少。愚曰：此无须用药，饱食即可愈矣。”其家人虑其病状若此，不能进食。愚曰：“无庸如此多虑，果系由饿而得之病，见饮食必然思食。”其家人依愚言，时已

届晚八点钟，至黎明进食三次，每次搏节与之，其病遂愈。

盖石膏之凉，虽不如冰，而其退热之力，实胜冰远甚。邻村龙潭庄张叟，年过七旬，于孟夏得温病，四五日间烦热燥渴，遣人于八十里外致冰一担，日夜放量食之，而烦渴如故。其脉洪滑而长，重按有力，舌苔白厚，中心微黄，投以白虎加人参汤，方中生石膏重用四两，煎汤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连进二剂，烦热燥渴痊愈。

又沈阳县尹朱霭亭夫人，年过五旬，于戊午季秋得温病甚剧。先延东医治疗，所服不知何药，外用冰囊以解其热。数日热益盛，精神昏昏似睡，大声呼之亦无知觉，其脉洪实搏指。俾将冰囊撤去，用生石膏细末四两，粳米八钱，煎取清汁四茶杯，约历十点钟，将药服尽，豁然顿醒。霭亭喜甚，命其公子良佐，从愚学医。

又友人毛仙阁夫人，年近七旬，于正月中旬，伤寒无汗。原是麻黄汤证，因误服桂枝汤，汗未得出，上焦陡觉烦热恶心，闻药气即呕吐，但饮石膏所煮清水及白开水亦呕吐。惟昼夜吞小冰块可以不吐，两日之间，吞冰若干，而烦热不减，其脉关前洪滑异常。俾用鲜梨片，蘸生石膏细末嚼咽之，遂受药不吐，服尽二两而病愈。

石膏之性，又善清瘟疹之热。奉天友人朱贡九之哲嗣文治，年五岁，于庚申立夏后，周身壮热，出疹甚稠密，脉象洪数，舌苔白厚，知其疹而兼瘟也。欲用凉药清解之，因其素有心下作疼之病，出疹后贪食鲜果，前一日犹觉痛，又不敢投以重剂，遂勉用生石膏、玄参各六钱，薄荷叶、蝉蜕各一钱，连翘二钱。晚间服药，至翌日午后视之，气息甚粗，鼻翊扇动，咽喉作痛，且自鼻中出血少许，大有烦躁不安之象。愚不得已，重用生石膏三两，玄参、麦冬（带心）各六钱，仍少佐以薄荷、连翘诸药，俾煎汤三茶盅，分三次温饮下。至翌日视之，则诸证皆轻减矣。然余热犹炽，其大便虽行一次，仍系燥粪，其心中犹发热，脉仍有力。遂于清解药中，仍加生石膏一两，连服二剂，壮热始退，继用凉润清毒之药，调之痊愈。

石膏之性，又善清咽喉之热。沧州友人董寿山，年三十余，初次感冒发颐，数日颌下颈项皆肿，延至膺胸，复渐肿而下。其牙关

紧闭，惟自齿缝可进稀汤，而咽喉肿疼，又艰于下咽。延医调治，服清火解毒之药数剂，肿热转增。时当中秋节后，淋雨不止，因病势危急，冒雨驱车三十里迎愚诊治。见其颌下连项，臃肿异常，状类时毒（疮家有时毒证），抚之硬而且热，色甚红，纯是一团火毒之气，下肿已至心口，自牙缝中进水半口，必以手掩口，十分努力方能下咽。且痰涎壅滞胸中，上至咽喉，并无容水之处，进水少许，必换出痰涎一口。且觉有气自下上冲，时作呃逆，连连不止，诊其脉洪滑而长，重按有力，兼有数象。愚曰：“此病俗所称虾蟆瘟也，毒热炽盛，盘踞阳明之府，若火之燎原必重用生石膏清之，乃可缓其毒热之势。”从前医者在座，谓“曾用生石膏一两，毫无功效。”愚曰：“石膏乃微寒之药，《本经》原有明文，如此热毒，仅用两许，何能见效。”遂用生石膏四两，金钱重楼（此药须色黄、味甘、无辣味者方可用）、清半夏各三钱，连翘、蝉蜕各一钱（为咽喉肿甚，表散之药，不敢多用），煎服后，觉药停胸间不下，其热与肿似有益增之势，知其证兼结胸，火热无下行之路，故益上冲也。幸药房即在本村，复急取生石膏四两，生代赭石三两，又煎汤徐徐温饮下，仍觉停于胸间。又急取生代赭石三两，瓜蒌仁二两，芒硝八钱，又煎汤饮下，胸间仍不开通。此时咽喉益肿，再饮水亦不能下，病家惶恐无措。愚晓之曰：“我所以亟亟连次用药者，正为此病肿势浸增，恐稍迟缓，则药不能进，今其胸中既储如许多药，断无不下行之理，药下行则结开便通，毒火随之下降，而上焦之肿热必消矣。”时当晚十点钟，至夜半药力下行，黎明下燥粪数枚，上焦肿热觉轻，水浆可进。晨饭时，牙关亦微开，服茶汤一碗。午后，肿热又渐增，抚其胸热犹烙手，脉仍洪实。意其燥结未必尽下，遂投以大黄六钱，芒硝五钱，又下燥粪兼有溏粪，病遂大愈。而肿处之硬者，仍不甚消，胸间抚之犹热，脉象亦仍有余热。又用生石膏三两，金银花、连翘各数钱，煎汤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日服一剂，三日全愈（按此证两次即当用芒硝、大黄）。

石膏之性，又善清头面之热。愚在德州时，一军士年二十余，

得瘟疫，三四日间，头面悉肿，其肿处皮肤内含黄水，破后且溃烂，身上间有斑点。闻人言此证名大头瘟，其溃烂之状，又似瓜瓢瘟，最不易治。惧甚，求为诊视。其脉洪滑而长，舌苔白而微黄，问其心中，惟觉烦热，嗜食凉物。遂晓之曰：“此证不难治，头面之肿烂，周身之斑点，无非热毒入胃，而随胃气外现之象，能放胆服生石膏可保痊愈。”遂投以拙拟清孟汤（荷叶一个周遭边，生石膏一两，羚羊角二钱，知母六钱，蝉蜕、僵蚕、金钱重楼、粉干草各钱半），方中石膏改用三两，知母改用八钱，煎汁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一剂病愈强半，翌日于方中减去荷叶、蝉蜕，又服一剂痊愈。

外感痰喘，宜投以《金匱》小青龙加石膏汤。若其外感之热，已入阳明之府，而小青龙中之麻、桂、姜、辛诸药，实不宜用。曾治奉天同善堂中孤儿院刘小四，年八岁。孟秋患温病，医治十余日，病益加剧。表里大热，喘息迫促，脉象洪数，重按有力，知犹可治。问其大便，两日未行，投以大剂白虎汤，重用生石膏二两半，用生山药一两以代方中粳米。且为其喘息迫促，肺中伏邪，又加薄荷叶一钱半以清之。俾煎汤两茶盅，作两次温饮下，一剂病愈强半，又服一剂痊愈。

又邑北境于常庄，于某，年四十余。为风寒所束不得汗，胸中烦热，又兼喘促，医者治以苏子降气汤，兼散风清火之品，数剂，病益进。诊其脉，洪滑而浮，投以拙拟寒解汤（系生石膏一两，知母八钱，连翘、蝉蜕各钱半），须臾上半身即出汗，又须臾觉药力下行，其下焦及腿亦皆出汗，病若失。

用生石膏以退外感之实热，诚为有一无二之良药。乃有时但重用石膏不效，必仿白虎加人参汤之义，用人参以辅之，而其退热之力始大显者，兹详陈数案于下，以备参观。

伤寒定例，汗、吐、下后，用白虎汤者加人参，渴者用白虎汤亦加人参。而愚临证品验以来，知其人或年过五旬，或壮年在劳心劳力之余，或其人素有内伤，或禀赋羸弱，即不在汗、吐、下后与渴者，用白虎汤时，亦皆宜加人参。曾治邑城西傅家庄傅寿朋，年二十。

身体素弱，偶觉气分不舒。医者用三棱、延胡索等药破之，自觉短气，遂停药不敢服。隔两日忽发喘逆，筋惕肉动，精神恍惚。脉数至六至，浮分摇摇，按之若无。肌肤甚热，上半身时出热汗。自言心为热迫，甚觉怔忡。其舌上微有白苔，中心似黄。统观此病情状，虽陡发于一日，其受外感已非一日，盖其气分不舒时，即受外感之时，特其初不自觉耳。为其怔忡太甚，不暇取药，急用生鸡子黄四枚，温开水调和，再将其碗置开水盆中，候温服之，喘遂止，怔忡亦见愈。继投以大剂白虎加人参汤，方中生石膏用三两，人参用六钱，更以生怀山药代方中粳米，煎汤一大碗，仍调人生鸡子黄三枚，徐徐温饮下，尽剂而愈。

又邑北六间房王姓童子，年十七，于孟夏得温病。八九日间呼吸迫促，频频咳吐，痰血相杂。其咳吐之时疼连胸胁，上焦微嫌发闷。诊其脉有实热，而数至七至（凡用白虎汤者，见其脉数至七至或六至余者，皆宜加参），摇摇无根。盖其资禀素弱，又兼读书劳心，其受外感又甚剧，故脉象若是之危险也。为其胸胁疼闷，兼吐血，拟用白虎加人参汤，以生山药代粳米，而人参不敢多用。方中之生石膏仍用三两，人参用三钱，又加竹茹、三七（捣细冲服）各二钱，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一剂血即止，诸病亦见愈。又服一剂痊愈。用三七者，不但治吐血，实又兼治胸胁之痛也。

寒温之证，最忌舌干，至舌苔薄而干，或干而且缩者，尤为险证。而究其原因，却非一致，有因真阴亏损者，有因气虚不上潮者，有因气虚更下陷者，皆可治以白虎加入人参汤，更以生山药代方中粳米，无不效者。盖人参之性，大能补气，元气旺而上升。自无下陷之虞。而与膏同用，又大能治外感中之真阴亏损。况又有山药、知母以濡润之乎？若脉象虚数者，又宜多用人参，再加玄参、生地黄滋阴之品，煎汤四五茶盅，徐徐温饮下。一次只饮一大口，防其寒凉下侵，致大便滑泻，又欲其药力息息上达，升元气以生津液，饮完一剂，再煎一剂，使药力昼夜相继，数日火退舌润，其病自愈。曾治一临村刘姓童子，年十三岁，于孟冬得伤寒证，七八日间，喘息鼻

扇动，精神昏愤，时作谵语，所言皆劳力之事。其脉微细而数，按之无力。欲视其舌，干缩不能外伸。启齿视舌皮若癩点作黑色，似苔非苔，频饮凉水毫无濡润之意。愚曰：此病必得之劳力之余，胸中大气下陷，故津液不能上潮，气陷不能托火外出，故脉道瘀塞，不然而以脉象若是，恣饮凉水而不滑泻乎。病家曰：先生之言诚然，从前延医服药分毫无效，不知尚可救否。曰：此证按寻常治法一日只服药一剂，即对证亦不能见效，听吾用药勿阻，定可挽回。遂用生石膏四两，党参、知母、生山药一两，甘草二钱，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一昼夜间，连进二剂，其病遂愈。

仲景治伤寒脉结代者，用炙甘草汤，诚佳方也。愚治寒温，若其外感之热不盛，遇此等脉，即遵仲景之法。若其脉虽结代，而外感之热甚实者，宜用白虎加人参汤，若以山药代粳米，生地代知母更佳。有案详人参解中，可参观。

从来产后之证，最忌寒凉。而果系产后温病，心中燥热，舌苔黄厚，脉象洪实，寒凉亦在所不忌。然所用寒凉之药，须审慎斟酌，不可贸然相投也。愚治产后温证之轻者，其热虽入阳明之府，而脉象不甚洪实，恒重用玄参一两或至二两，辄能应手奏效。若系剧者，必用白虎加人参汤方能退热。然用时须以生山药代粳米，玄参代知母方为稳妥。处方编中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下附有验案可参观。盖以石膏、玄参，《本经》皆明言其治产乳，至知母条下则未尝言之，不敢师心自用也。

铁岭友人吴瑞五精医学，尤笃信拙著《衷中参西录》中诸方，用之辄能奏效。其侄文博亦知医。有戚家延之治产后病，临行瑞五嘱之曰：“果系产后温热、阳明胃腑大实，非用白虎加人参汤不可，然用时须按《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讲究，以生山药代粳米，玄参代知母，方为万全之策，审证确时，宜放胆用之，勿为群言所阻挠也。”及至诊视，果系产后温病，且证脉皆大实，文博遵所嘱开方取药，而药房皆不肯与，谓产后断无用石膏之理，病家因此生疑。文博辞归，病家又延医治数日，病势垂危，复求为诊治。文博携药而往，如法